

慈宁花园：艳与寂

下

文本刊特约撰稿
祝勇



董鄂妃画像



清孝惠章皇后

蝶恋花

过尽千帆皆不是。顺治执
意寻找自己心爱的那个人。

那个人出现了，就是历史上
著名的董鄂妃。

一种广泛流传的说法是，这
位董鄂妃，就是风情万种的江南
名妓董小宛。

董小宛的故事，在经过了民
间的演绎之后，已经变得跌宕起
伏，丝丝入扣，一路发展为“满清
开国第一艳史”。

她先是被明末江南四大公子之一
冒辟疆纳为小妾，清朝收服江南，
派明朝投降的将领洪承畴为两江总督，
洪承畴对董小宛垂涎已久，就趁
着战乱把董小宛抢了过来。

但无论洪承畴如何讨好董小宛，董
小宛都没有给他一个好脸，洪承
畴于是使了一个狠招，把董小宛
进献给了顺治皇帝，既可拍皇帝
马屁，又可以看清楚在清朝皇帝面
前，这位江南名妓的风骨还能保
持多久。

洪承畴没有想到，面对董小
宛，顺治没有动她一个手指，而
是让宫女好好服侍。他比洪承
畴更有耐心，因为顺治很快爱上了
董小宛，在她的面前山盟海誓，
要与董小宛白头到老。终于，
顺治的柔情终于让颠沛已久
的董小宛感到，那是一个可以投
靠的怀抱。

然而，历史中的董小宛比顺
治大了14岁，“当小宛艳帜高张
之日，正世祖呱呱坠地之年”，
即使被掠入宫，送入后宫，也不
大可能与当时只有八九岁的顺
治发生“姐弟恋”，何况历史学家
们早已证明，董小宛与顺治并不
相识。

查清代的官方记载，发现所
有的记载对董鄂妃的身世都讳
莫如深，这至少说明了一点，那
就是董鄂妃的来历可疑。顺治
在题为《端敬皇后行状》的挽词
中说：董鄂妃“年十八，以德选入
内庭”。这一说法根本不可信，
因为依照清朝的选秀制度，一旦
超过17岁，入选内庭的几率就
基本为零了。

但这些障碍都丝毫不会抵
销我们对这位神秘妃子的身世的
兴趣。很少有人想到，一个外
传教士的传记资料里，居然暗
藏着董鄂妃的身影。他叫汤若
望，出生在德国，是耶稣会传教
士、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

被顺治皇帝封为“光禄大夫”，赐
一品顶戴。《汤若望传》中有这样
的记载：“顺治皇帝对一位满籍
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
恋，当这一位军人因此申诉他的
夫人时，他竟对于他这申诉有
所闻知的天子……亲手打了一
个极怪异的耳掴，这位军人于
是乃因怨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
而死。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的
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

《汤若望传》是根据汤若望
遗留的资料整理成书的，上面这
段记载正是出自他的日记或函
牍，所以被认为“可靠性相当
高”。文中所说的那位满籍军
人，是皇太极第十一子、顺治的
弟弟、和硕襄亲王博穆博果尔。

顺治十年（公元1853年）的
深秋，董鄂氏参加选秀，她的美
貌让顺治的第一位皇后深感嫉妒，
将她除名了。但孝庄太后对
她十分喜爱，将她婚配给了博穆
博果尔。

清代曾有三品以上大员命
妇入宫侍候皇室成员的成例，
《清史稿》说：“国初故事，后妃、
王、贝勒福晋、贝子、公夫人，皆
令命妃更番入侍”。董鄂氏或
许就是这样，穿过了密不透风的
护卫和层层叠叠的宫墙进入后
宫的。她一出现，就让顺治皇帝
一见钟情，命她留侍宫中。实际
上，顺治曾经不止一次地召过
入宫的命妃。比如顺治十一年
(公元1854年)的春天，孝庄太
后万寿，一位京官的妻子奉命入
宫侍奉孝庄皇太后。这位国色
天香的女子于是盛装而往，但谁
也没有想到，当她完成任务”回
到家中，丈夫吃惊地发现，站在眼
前的“妻子”，虽然衣服首饰一概
如常，相貌却完全是另一个人的
模样。他立时出了一身冷汗，因
为他意识到，自己的妻子被“掉
包”了，而那个如此胆大妄为的
人，只有当时的风流天子顺治。

但这一次，顺治认真了。与
两位来自蒙古科尔沁草原、对汉
文化知之甚少的皇后不同，董鄂
氏是内大臣鄂硕的女儿，比顺治
小一岁，从小随父亲居住在苏
州、杭州、湖州一带，深受江南汉
族文化的浸染，灵秀、妩媚、温
柔、文雅，她的仪容风度，让顺治
朝思暮想、夜不能寐。终于，顺
治下了狠心，不顾一切地抓住
爱河中的一叶孤舟，只有董鄂氏
能够拯救自己。

汤若望见证了顺治的疯狂，

他形容顺治“内心会忽然闪起一
种狂妄的计划，而以一种青年人
的固执心肠，坚决施行。一件小
小的事情，也会激起他的暴怒来，
竟使他的举动如同一位发疯
发狂的人一般……一个有这样
权威、这样性格的青年，自然会
做出极令人可怕的祸害。”

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
七月初三，无路可走的博穆博果
尔自杀身亡。

而董鄂妃，则在皇帝的身边
步步“高升”。《清史稿》记载：“
十二月己卯，册内大臣鄂硕女董鄂
氏为皇贵妃，颁恩赦。”

查《清世祖实录》，我们会发
现，就在顺治拟立董鄂氏为贤妃的
当天，还有立她为皇贵妃的前
四天，朝廷都指派专人前往和硕
襄亲王府，向那位年轻的逝者表
示哀悼。这似乎暗示了这两件
红白喜事之间的神秘联系。

顺治在《端敬皇后行状》中
说董鄂妃“年十八，以德选入掖
庭”，回避了其中最不堪的环节：
董鄂氏是先许配给博穆博果尔，
然后才被顺治这个第三者插足。

清代曾有三品以上大员命
妇入宫侍候皇室成员的成例，
《清史稿》说：“国初故事，后妃、
王、贝勒福晋、贝子、公夫人，皆
令命妃更番入侍”。董鄂氏或
许就是这样，穿过了密不透风的
护卫和层层叠叠的宫墙进入后
宫的。她一出现，就让顺治皇帝
一见钟情，命她留侍宫中。实际
上，顺治曾经不止一次地召过
入宫的命妃。比如顺治十一年
(公元1854年)的春天，孝庄太
后万寿，一位京官的妻子奉命入
宫侍奉孝庄皇太后。这位国色
天香的女子于是盛装而往，但谁
也没有想到，当她完成任务”回
到家中，丈夫吃惊地发现，站在眼
前的“妻子”，虽然衣服首饰一概
如常，相貌却完全是另一个人的
模样。他立时出了一身冷汗，因
为他意识到，自己的妻子被“掉
包”了，而那个如此胆大妄为的
人，只有当时的风流天子顺治。

已深居冷宫的静妃更不会想
到，她的偏狭，并没有阻止董鄂氏
投向顺治的怀抱，却让无辜的皇
子博穆博果尔白白丢了性命。

董鄂氏就这样变成了董鄂
妃，开始了与顺治红袖添香的甜
蜜岁月。二人自此如胶似漆，时
时相伴，即使顺治批阅奏折到夜
半时分，董鄂妃都陪在君侧，捻
灯添香。有时奏本过多，顺治看
得不耐烦，她就轻声细语地提醒
皇帝，不可疏忽朝政。有一次她
见顺治面对朝廷的奏本，朱笔在
空中举了良久，不能落下，她心
想皇上一定是有了难处，悄然询问，
才知道那是一份关于秋决的奏
疏，奏疏中的十个名字，一旦
皇帝批决，就要押赴刑场了。董
鄂妃听后，落下几滴清泪，说：
“民命至重，死不可复生，陛下幸
留意参稽之。”还说，宁肯留错
了，也不能杀错了。顺治有时索
性拉她一起批阅奏折，她慌忙起
身敬谢：“妾闻妇无外事，岂敢以
女子干国政。惟陛下裁决！”所
以《清史稿》说，“上眷之特厚，宠
冠三宫。”

恨春宵

一切仿佛都是当年皇太极专宠
宸妃的重演，只是此时的失意者，
由当年的庄妃换成了顺治的第二位皇
后——孝惠章皇后。孝惠也是一个
充满梦想的小女子，虽贵为皇后，却
独守着坤宁宫的名位，在前后的怨
怒、顺治帝的漫不经心和董鄂妃的绝
代风华之下形同虚设。作家安意如
说，他和她的爱情震古烁今，恨不能旷
古绝今。她到来时，连配角都算不上，
配角是她的姑姑，顺治帝的原配……
后来被废居在永寿宫的静妃，彼
时尚有一争的底气和余力，毕竟顺治
帝什么都能够得到，但他的世界里唯独
没有平等。爱情与皇权相纠缠，得到的
只有月中水、镜中花。因此皇后的
爱情才更让人愁肠百结，像《长恨歌》
里的李隆基杨玉环，一千年后依旧凄
婉动人。

顺治为了心中的爱情，即使拼掉
与母亲孝庄的亲情和“夺人之妻”的
恶名也在所不惜，那是因为他根本没
有机会遇到可以令自己心仪的女
人。他被宫墙、礼仪、政治利益，以
及一切道貌岸然的法则隔离、绑架，
变成了一个概念人。他不是植物，而是
植物人。他不甘如此，只有以这种离经
叛道的方式负隅顽抗。所以顺治，
这皇宫里的杨玉环，即使他面对着万
千粉黛，心里牵挂的也只有一个人。
宫殿的冷漠赋予他这种变本加厉的
疯狂，让他不顾一切地寻找他想要的
爱情。终于，连他自己也在这种爱情里
一见闪，似有一只手在抚摸她，需要她
作出回答。

宫殿本来就是一个泯灭自我的
地方，在这里，一切风景都非天造，而
是人造的，它的每一座建筑、每一件器
皿，每一组仪式都出自精心的设
计，都是人为的结果。宫殿里有生死
沉浮，却没有春夏秋冬。在庄严的核
心区域（前朝三大殿）找不出一株活
物，即使有，也只是一些人造的花卉
藤蔓，在廊柱、栏杆、天花、琉璃墙面
滋长蔓延，对于季节的变幻，它们无
动于衷。那千古不易的布景前，是一
个对生命没有感觉的区域，一个被抽
象的人世。人都被抽空了，没有了血
液，连呼吸都变得谨慎，人变成了符
号、棋子、僵尸，被纳入最庄严的秩
序中，生杀荣辱，只是一瞬间的事。
宫殿里甚至没有表情，而只有脸谱，所
有的表情、语言和动作，都是经过了深
思熟虑的酝酿和策划的。只有经过了这
样的格式化，人们的表情、语言和动作才
能和经过严格设计的宫殿、器皿和仪
式匹配。宫殿是人间的天堂，却不是
人间本身，宫殿里上演的所有戏剧，
都不过是一场精心安排的假面舞会。

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
在？命运，仿佛一只冲不出去的网。
一看见董鄂妃断气，顺治立时就昏
倒了。醒来时，风声拍打着窗纸，
他仿佛受到某种催促，抓起一把刀，插
向自己的颈项。所幸孝庄太后早就想
到了这一幕，让宫女们事先防备，宫女
们一拥而上，把皇帝紧紧抱住，那柄尖
刀才没沿那条温暖而脆弱的路线插
进去。失去了刀的顺治，也失去了
面对世界的能力。他呆坐在废墟上，
面无人色。孝庄命令宫女们昼夜看
护，才没让顺治死掉。

《汤若望传》说：“如果没有他的
理性深厚的母后和若望加以阻止，他
一定会去当僧徒的。”

一年后的正月初七，万念俱灰的
顺治皇帝崩逝于养心殿。那一年，他
只有24岁。

一定会有人发现，顺治和董鄂妃
的命运，居然与上代人的命运有了极
强的一致性。在这个故事里，顺治扮
演了皇太极，董鄂妃扮演了宸妃，孝
惠则无异于另一个孝庄。

孝庄太后一定会发出“有其父必
有其子”的感叹。然而那父、那子，都
已离她远去了，只留下她，独自面对空
茫的未来。博尔济吉特氏，一个草原家
族的百年孤独，不知是否还会延续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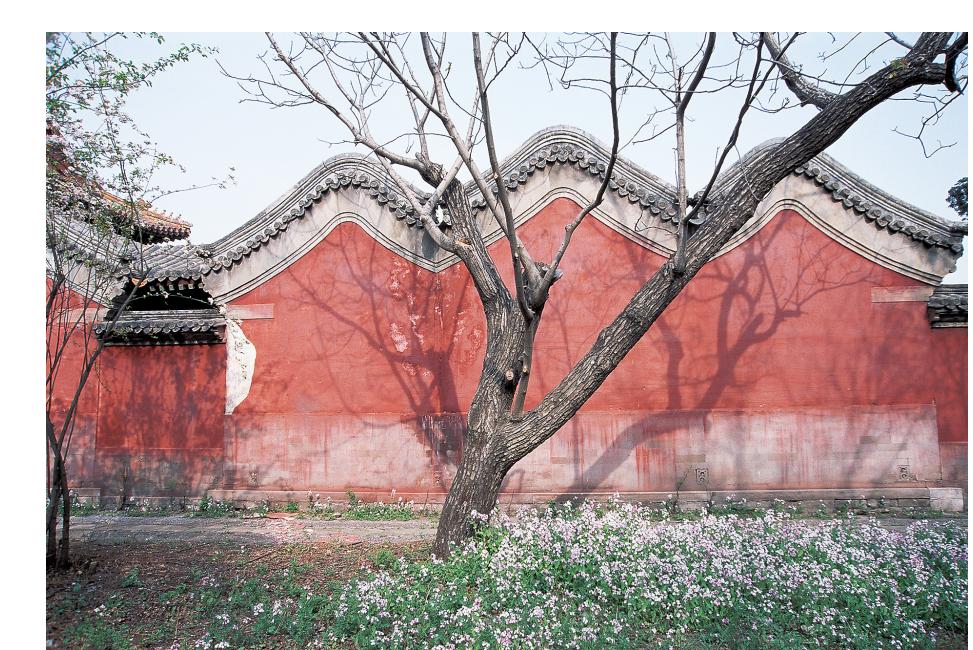
画楼空

从慈宁门前的狭长广场匆匆经过，眼前的一幕，有时会让我突然回到三百多年前，年轻的顺治下旨为自己寡居的生母修建慈宁宫的时光。据说自孝庄、孝惠以后，除了雍正皇帝的贵妃、乾隆皇帝的生母孝圣宪皇后，以后的太后、妃嫔们都对这座地位尊贵的太后宫心怀敬畏，不敢再在里面居住。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为皇太后七十圣寿庆典，在院中添建一座三层大戏台。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又将戏台拆除，扮戏楼改建为春禧殿后卷殿。此时国力已衰，嘉庆皇帝不断缩减宫中开支，慈宁宫往日的辉煌一点点地在岁月里流失，变成眼前的一片荒寂空旷。

站在废园里，站在随风起伏的花海里，我感受到了时间的深远辽阔、浩渺无边，感受到岁月是怎样从那些命运多舛的博尔济吉特氏家族女人的面前一步一步走到我们跟前的。

站在个人立场上讲，我不愿意看到所有的殿宇都修旧如新，只要保证那些破旧的宫殿不再继续毁坏，就不妨以废墟的形态向公众开放。故宫不是一个堆放古代建筑的仓库，而应该像潮水冲刷过的海岸、风吹过的大地，保持着最自然的流痕——哪怕只是一小部分。

我突然想，整座紫禁城同样可以被当作大地上的植物看待，因为它同样有着生与死、枯与荣。它是一种更加巨大的植物。中国式建筑本身以木构为主，它是树的化身，让树变成房间，去安顿每一个朝代和每个人的命
运。每个人、乃至每个朝代的命运，也因此像自然界的轮回，有着不可抗拒的规律。高大挺拔的植物内部存在着，宫殿早已为每个人准备了现成的命运模版，就像一出永不停歇的大戏，为每个人安排好了角色，无论谁投身进去，结局都早已被写定了，区别只在于一个是A角，另一个则可能是B角——再看后面的历史，难道珍妃不像董鄂妃，光绪不像顺治，而光绪死后“荣升”太后，深居禁宫的隆裕，不就是那个在画堂秋深中度过余生的孝惠章皇后吗？



个鲜活的生活裹挟其中，成
为它们的人质。在这样的秩
序中，一代人的命运必然与
另一代人的命运重合，就像
花园中的花朵，在开放与凋
谢中永无止境地循环。

很多年后，曹雪芹在旷
世杰作《红楼梦》里描述了一
座梦中的宫殿——“太虚幻
境”。这里不仅“朱栏玉砌”，
更有重重的宫门，将所有的
宫殿连成一座巨大的迷宫。
但是最前面的宫门上，他用
这样一副对联规定了这座宫
殿的属性：

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
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

紫禁城不仅在物理上与
这座“想象之建筑”（archi-
tecture of imagination）
相吻合，因为只有紫禁城才
有沿中轴线排开的重门，
“太虚幻境”的“朱栏玉砌”
则暗合了宫殿建筑的特征，
更重要的是，紫禁城无疑是
“太虚幻境”的现实版本，因
为紫禁城的内部，同样存在着
“十二钗册籍”——“曹天
下所有女子”的命运都在这
里被判定并存档。宫殿里的
爱恨情仇，就在这样的空
间里，伴随着这株巨大植物
的生命周期，反反复复地生
长和凋零。

扬之水说：“情欲是一种
活生生的美。当它与大自然
打拼作一片，难分彼此时，
更焕发出一种生命的感
发。”几个世纪以后，男人
和女人的悲剧仍然在紫禁城这
株巨大的植物内部存在着，
宫殿早已为每个人准备了现
成的命运模版，就像一出永
不停歇的大戏，为每个人安
排好了角色，无论谁投身进
去，结局都早已被写定了，区
别只在于一个是A角，另一个
则可能是B角——再看后
面的历史，难道珍妃不像董
鄂妃，光绪不像顺治，而光
绪死后“荣升”太后，深居禁
宫的隆裕，不就是那个在画
堂秋深中度过余生的孝惠章
皇后吗？

那时，皇太极还没有
成为皇位继承人，多尔衮
与他的哥哥皇太极有着同样的身份，
都是努尔哈赤大汗的儿子，
跟在父汗的身后，驰马奔腾，
纵横千里。他们在日光草短、
月色霜白的战场上拼杀，在经历
了一次次与死亡的较量之
后，才变成真正的男人。

大地上布满了各种
分叉的曲线，像一盘难
以看清的棋局。假如布
木布泰（孝庄）当初嫁的
不是皇太极，而是多尔
衮，没人能够料定，那
又会是怎样一种命运、一
番风雨。



康熙皇帝

皇太极第一次见到
孝庄的那次那达慕大
会，年轻的布木布泰纵
马飞奔的时刻，突然有
一匹马从后面追上来，
一位年轻的骑马人一把
将她揽到怀里。

后来她才知道，这
位追风少年，叫多尔衮。
布木布泰羞红了
脸，从靴里拔出一把匕
首，就在这刻，一刀刺
去，准确地击落了她手
中的匕首。她蓦然回
头，看见另一位少年
正骑着高头白马站在
山冈上，远远地望着她。

他就是皇太极。

有人说，就在皇
太极从山冈上走向布
木布泰的一刻，多尔衮
也喜欢上这位美丽的蒙古格
格。

那时，皇太极还没
有成为皇位继承人，多
尔衮与他的哥哥皇太极
有着同样的身份，都是
努尔哈赤大汗的儿子，
跟在父汗的身后，驰马奔
腾，纵横千里。他们在日光
草短、月色霜白的战场
上拼杀，在经历了一次
次与死亡的较量之后，
才变成真正的男人。

大地上布满了各种
分叉的曲线，像